

我家的厅，不摆电视机，吃饭也在另一间，厅，因此豁然开朗，有明式厅堂的疏朗。厅的四壁，石灰墙，一片白，全无杂质。对着门的墙，独幅厚板，一横，谓之条案。条案上，一叠线装书，黄缎函蓝布面，煌煌在目，突兀得很。

条案的两侧，中式书橱贴墙而立，两扇门合拢在中缝两侧，中缝一竖款如衣衫襟，一款竖刻“集评本资治通鉴”，一款竖刻“中国书法全集”。东西对称，两厢呼应，都是崇贤馆的“镌刻时代珍稀版”的线装书。因为字大，可以学到老。有了书橱，免不了选对联，好比斟酌诗眼，选什么呢？颇为踌躇。“风雨一杯酒，江山万里心”，气

象太大，托不住；“风云三尺剑，花鸟一床书”，上联火气太大，下联牛逼太大；“读书取正，读易取变，读骚取幽，读庄取达，读汉文取坚，最有味卷中岁月；与菊同野、与梅同疏、与莲同洁、与兰同芳、与海棠同韵，定自称花里神仙”，与橱里的书极适宜，与橱外的我不配。最后选了“友天下士，读古人书”。条幅夹着一幅淡墨画，雪中木屋，泛出一晕

灯光，在寒冷中总不乏暖色的橘黄，昭示着江湖的温暖。

条案下，虚而不空，居中蹲着一只泥酒坛，红布覆盖，与上联呼应；贴墙的书橱，与下联妥帖。说来惭愧，大部分未曾翻阅，总想留待退休后以备养老之用；迟至今日，已日暮途穷，但一转念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，以此自勉自欺。

还有一把 AK47 红木仿真冲锋枪，倚在墙角。泥酒坛，意味着胸中尚有不可遏制之恨；冲锋枪，昭示胸怀；近有皆可曰杀者，也算是行为艺术，一个老愤青！书，读到没了火气，就成了苦雨斋主人。

厅，雅称“客厅”，俗称“客堂间”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与客谈天的空间。

客是主角，茶是首选，最好是福建人的茶台，背着墙、面对客，面面相觑，常常一桌四人，并非麻友。一壶四盅，此乃标配。辜鸿铭调侃外国女权主义者：一盅配四盅，哪里有一盅配四壶？以强调一夫多妻制的合理性。辜鸿铭是个怪人：相貌怪（中西杂种脸）、汉字怪（常少笔画）、言论怪（标新立异爱抬杠），但怪得有才气，好玩！倘若没有才气，只有脾气，那是大蒜头。而梁实秋有言：“若要一天忙：请客；若要一周忙：搬家；若要一辈子不得安宁：找个姨太太。”因为“一山难容二虎，除非一公一母”，这就是一夫一妻的合理性。由于虫小嘴短，所以频频点头，仿佛磕头，意味着主人谦卑、殷勤。洗茶斟茶，边喝边谈，边谈边斟，忙里偷闲，有事无事，海阔天空，月移星稀，不知东方之既白，这才是谈天的境界——忘我，就像茶台后的对联：“相见亦无事，不来常思君”。

深山宜画，闹市宜居，滚滚红尘应该有个让灵魂隐居的空间，最好疏朗些：僻角数瓣兰，半墙一屏书。

“摸子摸子，落子无悔。胜不骄，败不馁。不许扔棋子，不许拍桌子，不许哭鼻子，耶——”祖孙俩念念有词，大手小手紧紧一握，再猛击一掌，开战！

在我阅读、写作数小时，在孙女做完回家作业后，我们点亮欢乐时光。这个仪式是彼此的约定，为一场际际游戏定下欢乐基调，但也可想象祖孙对弈伴随着怎样的跌宕起伏，不，是共同成长的经历。

去年夏天，寒亭进入有着百年历史的蓬莱路第二小学，最让她高兴的是学校有一个“蓬莱小镇”，小镇里的活动丰富多彩，包括邮递、消防、播音、摄影、烹饪、魔术、彩泥……还有多个兴趣班供选择，孩子们争相报名，瞬间爆棚，哈，孙女抢到了国际象棋班的名额！

在孙女幼儿园毕业前夕，我们全家去美国旅游，有一天去圣地亚哥的一个奥特莱斯购物，我与寒亭对购物没有兴趣，就在广场上瞎逛。有一副半人高的国际象棋摆在那里，我跟她讲了一下国际象棋的来历和游戏规则。现在的孩子都有外国童话的阅读经验，对王、后并不陌生，她嘻嘻哈哈地站在车与马之间留下了一张照片。

但真要学棋，就得接受严格训练。一开始，她每次从象棋班出来，小脸蛋都绷得紧。“梅老师太凶了，今天又骂人了。”学校聘请的老师虽然没骂她，但压力还是分摊到了她身上。我在读小学四年级时学过国际象棋，不过那时候少年宫停止活动，老师没处找，我根据一张说明书慢慢琢磨，居然也能弄弄无敌手。其实那会同学少年都玩中国象棋和陆战棋，国际象棋“寂寞开无主”哪！

重温游戏规则，慢慢找回感觉。我一边走棋，一边跟她讲讲围魏救赵、调虎离山、虚张声势等成语典故，还有长平之战、赤壁之战、淝水之战等著名战役。谈笑间，小棋手还不懂排兵布阵，很快就被杀得片甲不留。她“哇”的一声哭响，一把将棋子掙到地下，小拳头嘭嘭嘭地敲打棋盘。老婆大人使了个眼色，我才意识到“友谊第一”，三局让

有一种人性的虚饰，犹如皇帝的新装，披挂在许多人的身上，难以遏止。

自以为是，耀眼而刺目，脆弱而故作强势。所要展现的是唯我独尊，甚至不可一世，内里却是不堪一击，虚空无知。

所有的自以为是，都是自欺欺人，都是自己给自己挖坑。挖了坑，偏偏又昂首仰视，愈发自以为是。

自以为是，可以蒙人一时，也能死撑面子，但终究无济于事，甚或身陷阱底，害己一世。

自以为是，是浅薄的凸面、怯弱的表端；是占有的贪欲，也是骄横的一种架势。

自以为是，是抬高并孤立自己，是时时贬损别人，又十分惧怕自己在别人心中贬值。

在外忙了一天，装了一天，回到家，应该卸妆：解下领带、解开皮带，换下皮鞋、换上宽服大袖，一时魏晋人物，握一壶，斜插入嘴角，一抿。无客有书，有客不读，岂不快哉！

有家有室有烦恼，孩子的功课，女人的唠叨，“油盐酱醋烟酒茶，世事如棋乱如麻，我也他娘管不得，走出后门看梅花”。男人总要有个避匿处，夜深人静，唯有客厅，不在大小，遂意即可。

茶台后的对联，总想置换：“沙场春试马，虎帐夜谈兵”，选用魏碑体书法，火气更大，更有男子烟草味。

写着写着，客厅就成了书房，书使厅有了灵魂。一进门，老同学惊呼：“噢哟，男（南之谐音）书房！”

沧海乃“地方三千里，去岸二十一万里，四面绕岛，各广五千里，水皆苍色，仙人谓之沧海”。可见沧海之博大，之磅礴，之辽阔。

宁静的夜空、寥廓的苍穹，沧海相拥四大洋。但沧海并不温柔。美丽浪花的深处，暗礁险恶，漩涡湍急，鲸鲨吃人。

当年，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仅仅为了回到自己的祖国，却遭受非人折磨，被投入特米诺岛监狱。那里四面围海，风大浪急，孤立无援。

沧海之中，特岛之内，钱学森虽遭到残酷打击，但他并没有一蹶不振。孔子困于陈蔡著春秋，司马迁遭遇阉割写史记，是岛礁的航标，是砺志的榜样。方寸岛上，他用超人的智慧运筹报国宏誓。这种忍常人不能忍，与先人遗泽的心魂相守，正是他不畏沧海横流的英雄本色。

沧海自在心中。力透旷古，写透宇宙，采集天地之精英，荟萃时空之天籁，化点点滴滴为卷帙浩繁，汇大浪淘沙成心中沧海。

比沧海更深更远的是钱学森心中的沧海。

七夕会

她两局。但她赢了仍要大哭：“你为什么老让我啊，你这盘棋明明可以赢的呀！”

年初疫情突起，学校兴趣课按下暂停键，但寒亭正在兴头上，我们就让她在外面继续跟着梅老师学棋。每周两次的象棋课见效显著，我对棋局的控制权渐渐丧失，一不留神，要么被她捉双，要么王被底线闷杀，也想拍桌子、扔棋子。再后来，小棋手的防守越来越严密，进攻也越来越犀利，还不时蹦出几个术语，什么王车易位、皇家捉双、苏格兰开局、西班牙防御等。进退两难之际，只好跟她兑子。小棋手一脸坏笑地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回答：“拼多多战术！”

有一次她挖坑成功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吃了我双车一马，眼看将我山穷水尽，她暗中将己方一只车捏在手里。哇，叫我情何以堪！

必须全神贯注地投入战斗，但仍然负多胜少。有一次还被她连下三城，感觉上就像做了一回李后主。当然每次输棋，又如同喝下一杯甘醇佳酿。今年以来，小寒亭乘风破浪，每月去外区棋校参加考级比赛，从最低的十级开始往上爬。上个月考五级时我看她信心不足，赶快给她打气：重在参与，受点挫折倒可以夯实基础。逼上梁山一路厮杀，有好几位同龄棋友铩羽而归，寒亭也黯然出局，校门一出热泪两行。幸亏老师及时追来：刚才出了点差错，积分经过重新计算，沈寒亭应该晋级。小棋手破涕为笑，手捧证书在校门口拍照，阳光灿烂。

上周迎来“五进四”，对手更加强大，小孙女出门前特意挑了一双旧鞋，也不知她从哪里听来的，据说可得神助。结果三胜两负，更上一层楼！

“班师回朝”的当晚，她向我讨一张 A4 纸，不声不响对折，凭尺划拉。我凑上去一看，原来是“手抄本”《国际象棋升级证书》，教练一栏写着她的芳名，专用章一栏盖着她的橡皮卡通图章，最后她指着学生一栏说：“爷爷，写上你姓名。以后不到一定的级别，就没资格跟我下棋啦。”

哇，看来我得步步紧跟啦。当然，胜负不重要，晋级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孙女愿意牵手爷爷一起玩，一起乘风破浪！

2020 年 11 月 21 日上午，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少将因病在南京逝世，享年 105 岁。

噩耗传来，作为他在 28 军任军长时的一名警卫战士，我万分悲痛，百感交集。

1962 年 6 月上旬，我从南汇县县中高中毕业，为响应中央号召，便毫不犹豫地放弃高考报名参军，奔赴前线。到了福建，我被分配到 28 军警卫连六班当战士。

紧急战备结束后，按照军长指示，警卫连一律徒步行军回到莆田军部。这时我们才知道军长家与我连食堂仅隔一堵围墙。

半年后，我调任警卫连文书。因连部与首长家属院是相通的，所以我们天天能与首长们见面，但我们新兵又都不敢接近他们，尤其是军长，身材高大，严肃威猛，据说谁都害怕他的警卫员。但接触多了，我才知道跟过他的战士，又都舍不得离开他。我们四排长姓魏，跟军长有不少年头，他戴的手表、穿的皮鞋都是军长送的。有次他妻子来队生孩子，军长叫人送来了一筐鸡蛋和一大块猪肉。这在困难时期是十分难得的。有天晚上，军长家的昙花突然开了，为了让大家都能欣赏到“昙花一现”的美景，他特地让警卫员招呼我们都去观看，还端出水果招待，弄得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。

詹军长的业余爱好是打羽毛球。我到连部后，他的警卫员常叫我去当陪练。开始我很拘谨，球速故意很慢，便于首长接球，没想到他球技不错，往往一阵扣杀，一气呵成。其间我们彼此只是你来我往，互不说话，直到大汗淋漓才告结束。以后这样的次数多了，他见我总是笑眯眯的。1963 年夏天，羽毛球被一场大雨冲毁，军长让管理员买了几担石灰，又发动警卫员上山拉回几板车沙子和黄土，一起修了一个三合土球场。结果“四清”时，有人说他搞特殊化，军长还在民主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。

1964 年秋天，詹军长升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兼甘肃省军区司令。临行前一天，他参加了作训处的党小组会，专门听取党员的临别赠言。在晚上召开的机关直属队欢送会上，他的告别讲话讲的都是自己的缺点，并对过去批评错了的同志一一道歉，使到会干部战士深受教育。

詹军长的行李是我们警卫员和木工厂的工人负责打包的，全家七八个人的家什只有几只樟木箱。

时光如梭，转眼 56 年过去了。我虽一度与詹军长的儿子詹化武失去了联系，但一直在媒体和影视作品中搜寻老首长的有关信息，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老首长古稀之年还被选为中顾委委员；九十年代，央视报道他捐出十万元为家乡建造了一所希望小学；尤其是今年，央视国际频道《国家档案》专栏直播了两部历史纪录片：一部是反映 1958 年“八·二三炮战”的，他是前线总指挥；另一部是纪念抗美援朝 70 周年的，他是某军副军长，曾率部全歼美军“北极熊团”，打破了该团不可战胜的神话。

如今老首长驾鹤西去，我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。

老首长，一路走好！

养

自以为是可能会赢得他人的当面的片刻奉承，也会获得自我欢愉喜乐一时。但转身之后，会有更汹涌而来的自我空虚和众人内心的蔑视。

自以为是，是读书的匮乏、涵养的缺失、心胸的狭隘，也是对世界的无知。

从容由此失魂落魄，自信也因此扭曲如虬枝。无趣无味乃至无聊之至，徒留自以为是还在自以为是。

过度的自恋，盲目的自我，唯独缺少自制自省，这都是纵容自以为是的放肆，从而也培育了诸多自以为是的瘾君子。

倘若看不清自己的自以为是，更难摒弃自身的自以为是。自以为是，会令你陷入井池，一蛙天地，其苦难知。

安 凉

在外忙了一天，装了一天，回到家，应该卸妆：解下领带、解开皮带，换下皮鞋、换上宽服大袖，一时魏晋人物，握一壶，斜插入嘴角，一抿。无客有书，有客不读，岂不快哉！

有家有室有烦恼，孩子的功课，女人的唠叨，“油盐酱醋烟酒茶，世事如棋乱如麻，我也他娘管不得，走出后门看梅花”。男

心

心中的沧海

游本风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

赏菊时节蟹正肥

陈钰鹏

苏州时曾用诗作“换取”大闸蟹解馋，事后自嘲曰：“可笑吴兴饕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夫团。”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（章炳麟的号，留有《章太炎全集》）居苏州时，和其夫人亦喜食蟹。尤其章夫人，是个大蟹迷，她的赞蟹诗颇为流行：“不是阳澄湖蟹好，此生何必住苏州。”直截了当地表白。

大闸蟹是太湖流域、苏浙一带的叫法，其他地方统称为螃蟹。蟹，属甲壳纲，十足目，爬行亚目，多数栖于海中，少数生活在淡水